

■周三有约

文·艾福梅

“做一个好医生是我一生的追求”

83岁高龄,从医62年,每周一次专家门诊,5次查房,还有无数突然而至的疑难病例讨论……这就是宁夏医科大学离休干部陈树兰的日常生活。

“六十多年的医路,看病救人已经成为我的‘瘾’,想戒都戒不掉了。”1952年,出生于吉林长春的陈树兰从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积极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毅然来到偏远落后的宁夏,撑起当地一穷二白的内科专业。

“我是穷人家的孩子,如果不是共产党,我就不可能上大学,更不可能实现儿时梦想,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这么多年来,是党给了我一次次成长成才的机会,我愿意把我所学所得回馈给宁夏的老百姓。”陈树兰说。

陈树兰的身上有很多“第一”:宁夏第一个从正规大学毕业的内科大夫;做了宁夏第一张心电图;为宁夏争取到了第一个研究生教育资格……

尽管曾经官至“宁夏医学院院长”,但行医救人才是陈树兰最看重的事业。“我很自豪,就算行政工作那么繁忙的时候,也没有放弃我的专业,在治病救人时获得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快乐!”她说。

72岁时,几经申请,陈树兰终于离休,然而“学生要找,病人也要找”,她只能“离而不休”,被返聘为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内科领域的“业务后盾”。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她把无数患者从死亡边缘拉回。

2012年,一名91岁高龄的病人胆管术后大

口吐血,血压急速下降,如果不找出出血灶,患者会死于大出血。权衡利弊,征得家属同意,陈树兰指导进行胃镜检查并止血,终于彻底止住出血挽救了患者生命,在几个小时的抢救过程中,她始终坚守在患者身旁监护。

“我妈妈心中只有病人,没有家。”这是子女对她的评价。如果说对病人,陈树兰绝对是“心中无愧”,那么对于家庭则是遗憾多多,从没哄过孩子入睡,从没给孩子讲过一个故事,甚至从没给孩子做过一顿饭……

“医乃仁术”。选择了医生作为职业,就等于选择了辛苦、责任、奉献和终身学习,或许失去了很多休闲时光,失去了很多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但我从未后悔。”陈树兰说,“病人‘生命相托’,这是

对医生最大的信任,我唯有把每一位病人当成自己的亲人朋友,不断学习,谨慎行医。”

辛苦的背后是无数的荣誉,中国心电学终身成就奖、中华心血管杂志贡献奖、“感动宁夏”人物、全区优秀离退休党员、“塞上英才”……“荣誉之于我,更多是压力,更像紧箍咒,让我不敢在医生的岗位上有一点点松懈,不敢对病人有一点点慢待。”她说。

半个世纪过去了,陈树兰也从一名意气风发的年轻女医生,成为华发满头、耄耋之年的老者,现在她更注重培养接班人,在查房时尽量让年轻医生诊断、处置,在讲学时也尽量把自己一生的积累、了解到的前沿资讯传递给年轻医生。

(据新华社)

李子颖:孜孜不倦找铀人

文·本报记者 陈瑜

一个数十米高的铁架“披”着绿色的帆布“衣”立在百米高的半山腰,2014年12月7日,“铀都”相山,简短的开工仪式后,科研和勘探人员聚在钻塔下,投入紧张工作。未来半年,他们将每天24小时连续作业,将科学深钻向下延伸2000米,开始向深部要铀多金属资源的征程。

“这是一个在综合调查评价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论证选址,开辟深部铀多金属成矿环境调查和资源需求,拓展新的找矿空间迫在眉睫。”项目负责人、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李子颖研究员说。

实现铀矿找矿第二空间的突破

如果说铀矿找矿的深度在500米以浅被称为第一找矿空间,那么500米至1500米为第二找矿空间。我国铀矿勘查的深度直到本世纪初大部分在500米以浅,新世纪以来,面对新的铀资源需求,拓展新的找矿空间迫在眉睫。

从南昌驱车3个小时,绵延的相山群峰渐渐逼近,越往里走,路越窄也越难走。李子颖似乎已经熟悉了这一切。

“这里的山头我基本都爬过。”站在群山环抱的中国铀矿第一科学深钻的钻探平台,李子颖言语中透出自豪。

2013年,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他和团队实施了“中国铀矿第一科学深钻”。几分钟的车程外,每三米深度的岩芯被标注,装成一个一个的岩芯箱,近千个岩芯箱被整整齐齐地码在仓库里,科研人员对它们进行着精细的研究。

“热点”,同行这样形容李子颖的研究,这不仅因为他关注的地表或近地表长期岩浆热液作用中心,被简称为“热点”,还因为其研究方向已成为备受铀矿地质学界关注的前沿课题。

按含矿岩岩划分,我国的铀资源主要有四大类型,即花岗岩型、火山岩型、碳泥岩型和砂岩型,前二者为热液型铀矿。

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我国铀矿地质找矿中心工作转移至北方可浸砂岩型铀矿,热液型

这几年,李子颖往相山跑得勤。2013年,他和团队在相山另一个山头“切”了一个“小口”,将铀矿的科学深钻伸到地下2818米,刷新了此前1200多米的纪录,发现了铀多金属矿化,标志着我国铀矿勘查进入更深更广的新阶段。

过去找铀矿主要局限于300—500米深度,现在对500—1000米深度的资源潜力已经没有太多争论。李子颖说,深钻是成矿理论和预测模式的验证手段,二者互相补充,可以为开辟更深找矿空间提供依据。

铀矿的勘查、研究工作几乎停滞。虽然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前人对热液型铀矿做了大量工作,但找矿深度大都在500米以内,少数地区达500米及其以下。

随着新一轮找矿工作逐步深入,热液型铀矿的找矿重点已转移到铀矿第二找矿空间,即500米—1500米。

“新一轮铀矿找矿着眼于寻找中、大型热液型铀矿床,首先必须是成矿理论创新。”李子颖说,只有以新的成矿理论、新思路做指导,才能有新的突破。

2006年,李子颖经过理论与实验模拟,依据大量地质事实和地球化学证据,创新提出了热点成矿作用理论。它阐明了铀在长期多次岩浆热液活动中的富集机制、成矿流体的深源性和还原性及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促使铀沉淀富集成矿的机理,从更深层次探究热液铀矿床的成因问题。

这对铀矿床学而言,是研究思路及认识上的重要创新。

“热点成矿理论认为,铀的成矿深度可达3000米。”李子颖说,这一理论成果最直接影响的是认为更深部还有铀矿。事实上,近几年,通过工程验证,实现了主要由深部500米至1500米左右的找矿突破,为推动向深部和外围寻找热液铀矿做出了重要贡献。

描绘能源矿产“家族谱”

鄂尔多斯盆地被认为是我国目前寻找砂岩型铀矿潜力最大的盆地之一,截至2013年底,评价预测铀矿资源潜力达数十万吨。

然而,十年前,虽然该盆地在天然气、煤炭等资源探明储量已位居我国前列,但其铀矿资源潜力前景并不明朗。

我国铀矿界为什么会为鄂尔多斯盆地的认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改变背后,不得不提的是包括李子颖在内的一群人,他们坚信大盆地成大矿,开始孜孜不倦在30万平方公里的整个盆地内进行成矿预测科技攻关,寻找突破铀资源。

在对最典型的鄂尔多斯东胜特大型砂岩铀矿研究后,李子颖认为,东胜砂岩铀矿不同于一般的砂岩铀矿,矿化不是产在黄色和灰色砂岩过渡带中,而是产在灰绿色至灰色砂岩的过渡带中,因

建立砂岩型铀矿快速评价预测技术方法

“成矿理论在找矿中起着方向指导作用,找矿技术是迈向找矿方向目标的方法,勘查工程是在找矿目标区实现资源突破的手段。”李子颖一口气道出了找矿的三部曲,光有理论创新还不行,还必须创新找矿技术方法。

2003年,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联合核工业208大队、703航测遥感中心和核工业203研究所等单位,李子颖带领产学研相结合的团队,采用地质、物探、化探和遥感及信息集成技术等多种技术方法,在鄂尔多斯盆地开展铀矿成矿

第八届“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在京揭晓

科技日报讯(记者赵英澳)12月7日,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的国家级奖项——第八届“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公布评选结果,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医院临床一线的18位优秀科研工作者,分别凭借在化学、生物学、药理学以及医学等领域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获奖,其中15位获得学者奖,3位获得杰出成就奖。

据介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吴蓓蓓获得杰出成就奖,研究成果在相关领域均取得重大突破。乔杰关于人类早期胚胎的DNA甲基化图谱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对人类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DNA甲基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对于临床上早期胚胎发育异常疑难病例的诊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王拥军团队牵头的“氟吡格雷用于急性非致残性脑血管事件高危人群的疗效”研究,标志着我国脑血管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吴蓓蓓教授关于GPCR受体与药物的复合物

结构研究,有助于药物研发人员寻找具有更好药效、更低副作用的药物。

据了解,“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由全球领先的制药、生物技术以及医疗器械研发平台公司药明康德公司经国家科技部批准设立,旨在奖励中国医药研发领域在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的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该奖项从2007年创办至今已举办八届,共有128位科学家获奖,其中有8位获奖者先后入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今年的评奖除了在基础研究领域成果丰硕以外,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有近三分之一的获奖者都来自在今年新增加的转化医学和临床科学两个评奖领域。”药明康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革博士表示,“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评选将在明年增加“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两个评奖领域,从而更好地推动相关研究,总奖金规模也将增加到每年300万元。

■人物档案

李子颖,先后负责承担国家级和国际合作项目等20多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项,国防科学技术奖一等奖3次、二等奖5次、三等奖3次,5项成果获全国十大地质科技成果进展,国家人事部“新世纪百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全国地质工作者最高奖)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发表论文论著等130多篇。

快速预测评价工作。

但要是在3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盆地上,快速圈出一个或几个地表没有直接信息显示的铀矿成矿带,难度极大。因为成矿带宽一般只有数十到数百米,埋藏在地下数百米,有些区域经历了多期次的地质构造活动事件,加上油气叠加作用影响,找矿人员很容易被误导。

李子颖回忆,项目组勇于创新,打破常规,突破改进多项直接和间接找矿关键技术,在鄂尔多

搞科研贵在坚持钻进去

谈及创新的源泉,李子颖坦言,得益于学习期间接受的严格专业训练和贵在坚持。

1991年,全国只有40人获得德国科技交流奖学金(DAAD奖学金),李子颖名列其中。没有德语基础的他从零起步,先过语言关,然后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地质学专业博士,同时担任国际合作项目课题负责人。

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埃及岩层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矿床地质,5年间,他每年有几个月“泡”在撒哈拉沙漠里,“从野外取样、送样、磨片、数据分析,全部亲力亲为,因此可深入发现科学问题,并带着疑问查证求证,取得创新成果。”

上世纪90年代初,热液型铀矿的勘查工作几乎停滞。1996年回国时,我国铀矿找矿处于低潮时期,核地质院的形势也一样。为了维持生

斯盆地北部、西部和南部快速预测了三片一级远景区,其中鄂尔多斯东北部和西部宁东远景区经工程验证,已落实成为重要的铀资源勘查基地,尤其东北部成为超大型铀矿基地。

2007年,该项目顺利结题,创新建立了东胜特大砂岩型铀矿“叠合成矿模式”,丰富发展了砂岩铀矿成矿理论。这些铀矿成矿理论为指导铀资源远景预测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项目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沃兹:和乔布斯在车库创业被神话了

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日前接受媒体专访,回顾了早年与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一起设计Apple I的场景。

“车库一说有一点被神话了。我们确实在那里进行过设计,但电路板、原型和产品策划都不在那里,我们也没有在那里生产。车库并未从中扮演太重要角色,只是有时会让我们找到家的感觉。我们当时没钱,只能走出家门来工作赚钱。”沃兹尼亚克回忆说。

在开发Apple I时,沃兹尼亚克回忆说,我完全意识到,一场革命即将来临,我们很快将拥有能够承担得起的计算机。在Apple I诞生前,每台计算机的设计都很糟糕,只有计算机专家才能看懂。而Apple I是第一台拥有键盘和视频显示器的计算机。你可以敲着键盘,看到自己打的字显示在屏幕上。那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在谈到乔布斯时,他说,“他经常说,希望成为能够推动世界向前发展的人。但他不能像我一样,真正创建或设计出一些事物。对于一个家庭的一个普通用户对计算机的需求,他的想法根本没有必要。”



12月5日,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针对基于广告服务的观点是荒谬的。

■人物点击

扎克伯格:库克的免费服务观点很可笑

此前,库克表示:“当一项在线服务是免费的,你就不是顾客,而是产品。”对于库克这种“基于广告的服务对用户肯定不利”的观点,扎克伯格认为是“可笑的想法”。

扎克伯格说:“我感到受挫的是,许多人认为,基于广告的业务模式和消费者就是对立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十分可笑的观点。你认为你花钱购买了苹果的产品,苹果就会和你站在一起吗?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的产品会使便宜很多!”库克的言论正值苹果iCloud导致大量明星的私人照片被泄露之际,当时库克提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事件,并称消费者应该远离那些提供“免费”服务的公司。

库克当时说:“我想,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这些公司是如何赚钱的?如果主要通过收集大量私人信息,我想你有理由开始担心。”尽管没有直接指名道姓,但很明显是指谷歌和Facebook。

戴密斯·哈萨比斯:要造“人工智能科学家”



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日前撰文,介绍了创业公司DeepMind创始人戴密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如何利用他所掌握的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帮助谷歌展开一场全新的人工智能革命。

哈萨比斯的梦想是创造“人工智能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针对疾病生成和检验新的假设。他表示,DeepMind的软件还可用于机器人领域——这其实是谷歌最近大举投资的一个领域,“我们之所以没有更多能带来更大帮助的机器人,原因之一就是它们的程序通常是事先编好的。”他说,“它们处理和未知的新事物时表现很糟糕。”

哈萨比斯不愿意谈论实际应用,可能是因为羞怯,也有可能因为他的研究人员仍处于初级阶段,未能完全了解如何才能推进谷歌的人工智能软件向前发展。有一个迹象可以证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谷歌内部专门成立了一个道德委员会,设想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弊端。“我和谷歌的其他员工都必须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我们现在还在玩雅达利游戏。”他笑着说,“但我们的脚已经踏上了梯子的第一阶。”

现在,哈萨比斯领导着一个名为谷歌DeepMind的部门。该公司的总部仍然位于伦敦,而且仍把“解决智能”作为自己的使命。

我国志愿者已达6500多万人

新华社讯(记者孙铁翔)12月5日是第29个国际志愿者日。2014年国际志愿者日主题宣传与实践启动5日在京启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志愿服务组织已达12.9万个,常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志愿者已达6500多万人。

据介绍,此次国际志愿者日主题宣传与实践启动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开展,主题为“志愿服务中国、爱心点亮梦想”。仪式上,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中华志愿者协会、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五家全国性志愿服务组织向全国发出“人人从我做起”的倡议书。

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宣布活动正式启动,他说,近年来,我国志愿服务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快速发展,志愿服务活动日益丰富。大批志愿者活跃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中,诠释了志愿理念,传递了志愿精神,发展了慈善事业。

1985年12月17日,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从1986年起,每年的12月5日为“国际志愿者日”。